



哲学语境中的藏族天葬文化

发布日期：2006-6-2 9:09:53 作者：东·华尔丹

东·华尔丹

(西北第二民族学院, 宁夏银川750021)

摘要：天葬是藏民族较为普遍的一种丧葬习俗，其仪轨主要有停尸、献祭、出殡、天葬献尸。在哲学层面上对天葬的逻辑起点和理论支撑进行阐释，对把握和理解藏族文化的生死观具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天葬；藏族文化；苯教；藏传佛教；生死观

中图分类号：K89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2883(2006)02-0020-04

人类文明从产生到延续都蕴涵着对死亡科学意义上的探究和宗教、哲学层面的形而上思考，形成不同的生死观。几千年来，在处理亡故者尸体的过程中，基于对死亡的不同认识，又形成不同文化、不同民族的丧葬习俗和文化，表达了人们对生命的归宿、生与死、肉体与灵魂关系的终极关怀和价值选择。与其他民族相比，藏民族在丧葬文化上，则表现出独特的形式和深层内涵。对天葬从哲学角度进行诠释和分析，有助于探讨天葬文化蕴涵的形而上意义。

一、独特的天葬仪轨

天葬是藏区较为普遍的丧葬方式，藏族称天葬为“恰多”，即喂鹰鹫，汉语称“鸟葬”。各地的天葬场一般有固定地点和专门从事此项工作的天葬师。天葬仪轨主要包含以下步骤和内容：

1. 停尸。当一个人死后，先将死者放在屋内的一角，尸体用白布围住，并用土坯做垫。尸体背走后，土坯随即扔到十字路口，灵魂也随之而去。藏传佛教认为，人死后，灵魂和尸体不是一起脱离这个世界的，灵魂还有一个“中阴”状态。因此，一般要停尸三至五日，除了设灵堂、祭台、燃酥油灯，祭献各种食品外，主要请僧人来从早到晚地诵念《度亡经》经，超度亡者的灵魂。期间，亲戚朋友们要前来家中吊唁慰问，来时通常带一壶酒、一条哈达、一点酥油和一把柱香或写着慰问字样的钱包。哈达是献给死者的，其他钱物资助给死者家庭。人死期间，家人一律不梳头、不洗脸、不佩带装饰，也不能笑，不能高声说话，更不能唱歌跳舞，目的是让死者灵魂安静地升到天堂。

2. 献祭。停尸期间，死者家门口便得吊挂一个红色陶罐，罐口用白羊毛或白哈达围系，内放柏叶煨烧，上铺酒糌粑粉和三荤（血、肉、脂）、三素（乳、酪、酥），每天按时加进一些。罐子里的这些东西是敬献给亡灵吃的。藏族认为，人死后成了鬼，在中阴期间灵魂脱离肉体，不会思维，也不能按时进食，需要由活着的人按时添加食物进行供养。

3. 出殡。举行出殡仪式之前需要问卦择日。出殡一般在天未亮时开始，出殡前一天，将死者衣服剥光，捆紧四肢，用白氍毹蒙上。出殡时，要从放尸体的位置到家门口用糌粑划一条白线作为引导，然后由死者后代沿白线把尸背到门口，再由天葬者背尸前往天葬场。当死者被背起时，后面有一个与死者同龄人要把糌粑白线扫掉，并把扫把、垫尸土坯等放置好，紧跟尸后，在遇到的第一个十字路口时倒掉，即扔到路口当中，把鬼魂送走。死者家人是不能到天葬场的，背尸人和为死者送行者都不能回头看，并在这两天内，天葬师和送葬者也不能到死者家中，以防将死者灵魂带回家中。

4. 天葬献尸。尸体送到天葬台后，天葬师首先要喂“桑”，用三荤、三素祭品供奉神灵。聚集在天葬场周围的秃鹫，一见烟火立即盘旋而至，聚集于附近等候。天葬师按不同类型的死者肢解尸体，剥离骨肉。如果死者是僧徒，先在背上划个有宗教意义的花纹，接着是剖腹、取脏、切肉、剥去头皮、割掉头颅，骨头用石头砸碎并拌以糌粑，肉切成小块放置一旁，随后，天葬师吹响海螺或用哨声呼来“神鸟”秃鹫，按骨、肉顺序分别喂食，秃鹫应声而至，争相啄食尸体后飞离。藏族认为死者尸体被食净是最吉祥的，说明死者生前没有罪孽，灵魂已顺利升天。如未被食净，则要将剩余部分拣起焚化成灰撒向四方，同时念经超度。尸体处理完之后，代表死者家人

的管事者拿出准备好的酒、肉等食物慰劳天葬师。至此，天葬仪式才基本结束。

二、天葬的哲学诠释

天葬的独特不仅表现在对亡故者尸体的处理方法上，更体现在它透射出藏民族对生命的独特理解和实践，即貌似野蛮、残忍和简单的表象背后，潜藏着对生命的尊重和无私奉献的伦理精神，表达了藏民族渴望寻求肉体和精神双重回归生命本真的人道主义价值观。

（一）天葬习俗的逻辑起点和理论支撑

生死观念和丧葬礼仪的形成，是人类历经蒙昧和野蛮阶段而步入文明的标志之一。在丧葬的过程中，生者要认真地对待死去的人，还要带着困惑和疑虑思考自身的归宿，并在生者与死者、现实和未来之间建立起一种精神联系，赋予生者与死者某种意义，以此维系现实生存和精神世界的平衡，使死亡成为人类的一个永恒话题。藏民族自古就在青藏高原严酷的自然环境中生存和繁衍，所孕育出的丧葬文化必然包含着对生命的深刻追问和解答。因此，天葬习俗的逻辑起点和理论支撑就需要从社会历史和信仰系统中寻找解释。

首先，在人类社会早期，藏族先民处理尸体的方式比较简单，往往是抛弃在野外，任其自然腐烂、风化，或有鸟兽肆意啄噬，这可以理解为早期自发的原始天葬。这与他们自我意识还处在朦胧阶段有关。随着自我意识和类意识的逐步完善，对生命和死亡最初的思考开始了，在试图弄清自身与世界、现实与精神世界的关系的艰难心灵历程中，“万物有灵”、“灵魂不灭”及“神”的观念和思想逐渐形成，表现在丧葬上，出现了蕴涵着较深文化意义的自觉的天葬及其他丧葬形式。

其次，在苯教时期，藏民族在吸收、创新的基础上，形成了代表光明与黑暗的善、恶二元论世界观和赞神、年神、龙神以及“三界说”，对“天”的崇拜和对地下鬼怪的恐惧，使藏人对肉体断灭后的归宿有了明确的意向，天葬应之成为理想的方式。元代蔡巴贡噶多吉所著《红史》记载，从第一位藏王聂赤赞普开始到后继承王位的子孙共七人合称“天赤七王”，他们的陵墓建于天上，神体不留尸骸如虹逝去。他们前颅顶都有一根木绳的光绳，都是凭借光绳自天而降。在他们逝世的时候又循着光绳返回天庭。并且是从足部像长虹一样逐渐消失，融合在前颅顶的木绳之绳中，木绳之绳最终也要融化在长空中。直到第八代国王止贡赞普时，由于“天绳”被割断而死后遗尸人间，因而才有了建造陵墓实施土葬的习惯。排除天神崇拜的宗教色彩和政治因素，从“天赤七王”消逝的过程和细节中，我们可以看到天葬的理论和实践依据。尽管这种天葬方式与后期的天葬方式存在一定的差异，重要的是，这一时期“较为原始的野葬、风葬或许存在，但牢固的灵魂观念给后期藏人对天葬的顺利接受提供了良好的思想、文化基础”[1](222)。

再次，佛教在藏区的传播和渗透使天葬以新的形式成为藏民族的主要丧葬形式。公元7世纪前后，佛教文化传入吐蕃，引起文化的碰撞和相互融合，以藏传佛教为主体，融合了大量苯教因素的藏传佛教文化体系形成并主宰了藏人的意识形态，给藏人提供了新的世界观和道德伦理规范。作为一种出世的人生哲学，藏传佛教要求生命个体必须完善自身，施乐好善，并在思维上达到平和、沉静、达观，具备弃恶扬善，为追求生命的最高境界而采取克制自己邪恶欲望的自律思想和行为，自利利他，普渡众生，把人生推向最高境界的终极关怀。表现在丧葬文化上，就是出现了以佛教“六道轮回”和“因果报应”理论为基础的新的天葬方式。一般认为，这种有别于前期的丧葬制度和方式始于11世纪印度僧人帕·当巴桑结。因此，“天葬的实行与藏传佛教的复兴及印度文化的大量输入有关。即后世的这种天葬源自于印度，但同时又形成了地方特色”[2](217)。

藏传佛教认为，世界分为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界，天、阿修罗、人、畜生、饿鬼、地狱在三界中不断轮回。因此，藏族人把生和死看成一个整体，认为死亡只是另一期生命的开始，是生命的又一种表现形式。普遍相信人有前世、今世和后世，今世只是生命轮回中的一环，“现实生活中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来世和出世。比如这种文化考虑生与死这一人类的重要问题时，不是首先解决生的问题，而是首先解决死的问题，加上生死哲学中的灵魂不灭观念，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每个人的生命均处于流转之中，死亡只是再生的开始，此生只是前世的继续”[1](4)，只是为后世所做的准备。基于这种认识，藏民族十分重视人生的未来即后世而轻现实，把追求生命的解脱作为最高的价值选择，从而形成达观、施舍和利他的人生态度，因而能平静地面对死亡并无私地奉献肉体，让灵魂有一个理想的去处。所以，“天葬可能是印度古已有之的葬俗，只是佛教等所提倡的‘形灭神离’、‘慈爱布施’等学说，及舍身饲虎等故事，对天葬存在的合理性，在更高层面上予以总结，并对天葬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2](217)。从而使天葬从形式到内容都蒙上了浓厚的藏传佛教色彩，成为藏族人心非常高尚的行为和解除“中阴”恐怖、解脱轮回之苦的有效时空途径。

（二）选择天葬的物质条件

自然环境、资源及生态系统始终制约和影响人类的生存活动。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地处高寒，空气稀薄，温差大，气候干燥，自然条件十分严酷。大多数地区为荒山枯岭，森林植被稀少，生态环境脆弱，生存条件非常恶劣。这一切对藏民族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重大影响。因此，藏区的生产力的比较落后，经济和社会发展长期以来比较滞后。基于这种前提，为适应青藏高原独特的自然环境，以农牧业为主的自然经济和以牛、羊粪为主要燃料的藏民族，现实地选择了天葬这种与藏区自然环境和经济状况密切联系的丧葬方式。较之塔葬、火葬、水葬和土葬及其他丧葬形式，天葬更快捷方便，更经济实惠，更能表达藏族人的心理诉求和精神期盼，因此，它成为农牧区普遍流行和人们乐于接受的习俗。

三、天葬的形而上意义

藏族人关于生死的风俗与习惯完全受制于适应他们的主体，并自然地浸透了宗教色彩，在精神阶段变成一种超越生命之物，以期获得先验的并独立于现实生命的意义。他们认识到生命是无限的连续性，也是确定界限的自我。它具有在精神上自我超越的本质，并表现

在自我意识当中在生与死的二元对立中体现出伦理的意义。因此，对肉体死亡后的丧葬形式选择，必然具有形而上的意义。

首先，天葬给我们提供了从更高层次上思考生命的空间。生命究竟是从哪里来，又会向哪里去，死亡是否生命的终结，我们应该怎样面对死亡等问题，不仅是宗教的最根本和最核心的问题，也是哲学对生命终极意义的思考。天葬习俗以及它所表达的藏民族对生命的理解，抛除六道轮回、因果报应、天堂地狱等宗教观，还给我们提供了如何去认识短暂而珍贵的生命，怎样善待生活和善待世界，使我们解除生命的困惑和对死亡的恐惧，使心灵得到净化、灵魂获得慰藉的途径。可以认为，死亡是开启生命之门的钥匙，要解救内在的自我，避免精神的死亡，就需要觉悟，认识生命的无限性和个体存在的局限，才能获得力量和勇气憧憬未来，从而赋予我们生活神圣和终极的意义。

其次，天葬习俗体现的奉献和利他主义精神从价值观上给我们一种伦理启示。天葬对亡故之人尸体的处理方式，实质上是藏民族对生命本质思考的外在体现，表明了生命之间的相互关联。“天葬在藏语里被称为‘施鸟’。一些汉文著作中又称作鸟葬，风葬等。天葬在藏族的葬俗中最为独特，也常被其他民族所误解。清朝的驻藏官员们常斥责天葬为‘无伦无理，残忍为甚’，‘此等行事，下同畜类’（《卫藏通志》），皆痛恨至极。还一度想禁止天葬，改革这种葬俗。当今的不少人同样把天葬视为不文明行为，或作为异闻趣事书之于报刊。奇特、怪异、难以理解，是其他民族中的大多数人对天葬的看法。” [2] (216)我们无法避免死亡，如何对待死亡的躯体，不同文化和民族具有不同的方式和伦理阐释。虽然天葬经常被冠以野蛮、残忍的字眼，被蒙上神秘的色彩，但在藏族文化中，天葬的伦理意义在于奉献或最彻底的施舍，是一种将自己的肉体无私奉献给天葬台上秃鹫并利于其他生命的布施行为。正因如此，在现代社会，天葬这种使生命互相对应、使灵魂互相观照的丧葬方式，才会具有震撼心灵的作用和深厚的人文意义。

再次，天葬代表的生死观是藏族文化注重生命精神层面意义的表征。叔本华说：“如果没有死亡问题，恐怕哲学也就不成其为哲学了。”作为藏族人最能接受和藏区最普遍的一种葬俗，天葬是一种高尚的奉献行为，是灵魂得以拯救并免除轮回之苦的捷径。它所表达的是关注未来的哲学观，通过严酷的道德自律，不断完善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认识生命的本质，消除对死亡的恐惧，尽自己之力度已并救助其他生命。藏人之所以能够对于这种具有神圣性的精神传统抱着至诚而又深切的态度，是因为这种意念已经渗透在每个藏人的心中。在走向死亡这座生命的大山时，能够以非凡的平静实现肉体和精神的整体回归，获得形而上意义上关于生命的尊严。

天葬寄托着藏民族一种对未来的美好愿望，对净化精神和灵魂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又在智慧、慈悲等方面以不同寻常的厚度造就了藏民族豁达和大度审美意识，使藏族文明在道德上达到了相应的高度。

（本文为西北第二民族学院2005年度科研基金资助项目《藏族传统文化中生死观、时空观的哲学研究》之一部分）

参考文献：

- [1] 丹珠昂奔.藏族文化散论 [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1993.
- [2] 才让.藏传佛教信仰与民俗 [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刘茂海】

On Tibetan Celestial Burial Culture in Philosophic Context

DONG • Huaerdan

(The Second Nor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Yincuan 750021, China)

Abstract: Celestial burial is a very common funeral convention of the Tibetan nationality. The forms of celestial burial mainly includes: keeping a corpse, offering a sacrifice, holding a funeral procession and offering a corpse in the celestial burial. To explain and analyze the celestial burial from philosophy angles is very helpful to probe the metaphysics meaning contained by the celestial burial culture.

Key words: celestial burial; the Tibetan culture: Bon religion; Lamaism; concept of life and death